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一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以洛陽爲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太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



白楊如柳而葉圓

突指一木淡而無味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鴿。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為臘祭諸神也。月令曰獵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為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祭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為臘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為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事。殊

不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管謂之糧壘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飢而設五谷之囊。故禮記曰重生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發

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
白曰真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

元禎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
真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
端灼灼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
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曆中才人
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者英英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
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蕊菊元是黑衣郎

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
見馨香又薩天賜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鍾鳴飯
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
紅瑜伽僧今赴應衣葱白

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
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其於劍也周之鉞鋸吳

之屬鏤楚之干將鑞鉞越王所帶者步光區冶
所鑄者五柄純鈞湛盧豪魏之飛景流采華鋌

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

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霄練孫權之六

劍。白蛇紫電辟邪唐武庫之四方。儀刀鄣刀紛

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

明矣。

畫竹之法。籀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

飲器。常昭以為柝。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顏師

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

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其言匈奴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蓋胡人得帝王頭為鉢孟吉祥榼即今之匾榼。虎子

俛溺之器。故顏說為是也。近時人以貯酒之器

謂之急湏。亦止為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

溺器為急湏。乃應急而湏待之者。反又不知其

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故

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

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唐則稱中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

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

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

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

世謂暗密性重而不

泄人言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為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

朱光庭為萬年簿關中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

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

倭儼濟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儼字曰健

而不德據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

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倭儼

兒

作室先王乎寢所相墓先安乎親靈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

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
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
誌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讖又
襲古義魚符之事故製為魚袋以藏符契也懸
之於帶有金銀緋紫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
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以品級定四種
云金花帖子報進士之名亦始於唐至文宗時
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

見中吳紀然
開先祖條

考其制用黃帟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
舉官花押仍用白紙為貯之。亦題姓名於上。登
第者隨附家書於中云。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謬公事也及讀史
記秦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
六人又曰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
有八君皆言殉焉其來遠矣惟黃鳥彰彰者為
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後世帝王
意亦有之或宮人一二少而無聞焉棺用沙枋



缺 P7

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某寺穴地而得古棺累以栢木某地修城得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因用之以葬七柩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有以栢木與沙枋同理數十年以試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又曰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

言霍送予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舊任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豐禺曰乃活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人養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

人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灯後見格古要

論云用石腦油醮之點燈方知如空青必貯之
古銅器中常以水濕之枯死也蘇合丸藏用荷
葉包裹然後不乾相同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
四六八十是有尾而首無也故人身陽會於首
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
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
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窮

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
取此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夫食

音事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音事人以五味口受之

此穴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
双自人中而下皆单云此則可名為竅中矣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
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
屬水水性靜也故抓之心畏惧而怕痒也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爲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

生之時矣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此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識界意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耳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為魂遊心溺為當

蓋魂乃陽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為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為一身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漢王祥孝母臥冰得魚晉王延亦為母歆魚扣

舌所嗅之處

冰而哭雙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
除雪入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
時大雪而縣令遣掾排雪見定絕穀夫二人皆
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於袁
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
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
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
殊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尸則墓祭之禮周

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
子葵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
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
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
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
易曉者以示之人人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
平如衡也即今楫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
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

之拜手稽首者揖而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為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武后也

嘗思萱莢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滿而十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遇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曆之所以起也

吳會韻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因學紀聞指吳興會稽二郡且有范石湖之辨為據

玉曆云凡欲穿井處於夜氣清朗時置水數盆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其處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

國憲家狀 一七卷
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
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
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中
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名福地云
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自
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

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三國志也朱
子綱目以蜀為正統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考
之天文熒惑守心魏殂可以魏為正矣他日月

祀心昭烈殂魏吳無事

天宮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
武曰龍曰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
咸池玄武卑指方位之地而言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由其有二賦也
余嘗讀其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
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
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

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
文赤壁賦註謂指赤壁者三非此之謂乎據二
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且二賦情景不過行
此數語畧少增其事耳

相家以人如某物之形為貴顯者為物之精郭
璞蠱精之類

虎貓食人鼠之過者耳必缺如鋸

鵲至七夕而頸毛脫鷺遇白露必離巢虎啖人
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

猶咬鼠同也人身之虫初旬頭向上而中與末
旬頭俱下遊也

天之所以為天不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名曰
七政人之所以為生亦不過陰陽五常之氣行
於六脉見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
日有餘氣盈朔虛則為一候故天道來復人身
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經絡一日行兩經有餘故
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

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刁斗銘於涪陵州此特一身之藝併人而善者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鯨之為城築之為瓦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漕河又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

南都金箔日出八十兩

張名君實字全

遼東義州人別號玄玄又號

保和容忍三丰子時又稱張刺過天順三年三

丰謁帝予見其象鬚髮豎上一髻背垂百紫

大腹而携筮者

上為錫誥之文封為通微顯

化大真人冷善鼓琴居杭之吳山鍛泥為釘以

供衣食中年賣藥金陵洪武元年與工偉詹同

等較正郊廟樂章後有畫鶴盜金之事遂隱不

見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

之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

五地書云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為驚賞即

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

原卷十三

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

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之說諸皆主佛經救母於

是日以百味煮盆中供養然不知為孟蘭盆也

及讀釋氏要覽云孟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

母之說矣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博識不知也

後見老學庵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

享先織竹為盆孟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迨

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謂之孟蘭盆乃

知緣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錄亦云

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孟蘭盆

邵平有三東陵侯其一也項羽傳中邵平又廣

陵人二矣齊悼惠王傳齊相邵平不知何處人

為魏勃所給至自殺意非東陵蓋東陵常為蕭

何畫策術必高矣淮陰尚在何術中何重東陵

勃豈能給平耶且時又不同必又一人也

嘗見野史云駱賓王為僧於杭之靈隱以其有

宋之問之詩而之問又識其黃巢為僧以其有

鏤衣畫著僧衣之詩張全義識之也癸辛雜志

載即四明山靈寶禪師是也徐敬業為僧於衡山野客叢書載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朝姚泓叢書又載其為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賊李順已正典刑辛志亦云景佑中廣州巡檢陳文璉捕得真李順乃僧也意皆素養貌相似者急則詭充其名

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祭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唯

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

刀後麻叔謀被砍為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

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

銘其字烏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

年堦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

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墓

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

梁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梁

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

田度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前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鉄名又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出寶位跨犬出金

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王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字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鐫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敗元建隆國亡又沈彬

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墓地子孫發土至七尺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鑄鑿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巴三事出上採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甲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巳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哀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

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軍廝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墾土得一錢券云鴈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巳耕而得之一云出巳土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

虞廷璽也鄭意康節窩遂為建祠

出冬餘序錄

今省

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候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為軍師護諸

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為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知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鎚折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辯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禱之也

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

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衣宮道也
家曰齊恩斷义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緒而分之
也如理亂絲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
平道塗

仙者以能义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二
三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氣之表
下小區寰擾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
之華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潜消息之用何
仙之弗若也

雀餉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
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
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正味甘而飲之愈疾
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
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
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
在宮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求慕穆常芬
唐昌大華皆為美名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
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
百年丙子帝顯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
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
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佑元年少帝止四歲諱
顯焜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
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
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

徐州不打春邳州无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死人此俗諺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
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
攤損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
說以其窺內也徼之日多大風八十四日

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隨其
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廣西誌又載桂林府
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
大潮

伏羲都城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

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媯州今朶頽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縣即今山西平陽府也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即山西平陽府有蒲州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盖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

大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後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盖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盖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

國朝家範

三十三

編

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
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迁洛公羊傳又曰
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
諸侯復还豐鎬盖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
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
說而復迁都長安東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
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醮曰許昌曰鄴者水經
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醮為先人本國許

昌為漢之封居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
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而吳初居鎮江都武昌
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迁建業即今南京應天
府也蜀都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
同上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建業
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晉齊都建康同上
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
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迁洛陽同上北齊
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長安同上

關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都長沙以城狹
小水醜與蘇威高穎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
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
都長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
同上晉都汴同上漢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
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
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
之地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

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
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是耳黍是小米之糯
者稷者五谷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
故祭稷靈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
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稍大較他穀則小
耳紫黑色芑有毛關西呼糜冀州呼緊音欠不甚
珍貴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
烏山稻類稻粳糯揔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解
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齊則

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梁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粟厚孚穀故米之有孚穀者皆稱梁世有白梁黃梁之說爾雅翼云少種梁者以梁損地力而收穫少也今驗之粟果然又早稻尖米謂之黃秬音仙乃出于占城又稱之占城稻蓋真宗聞其耐旱而早熟自占城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耳

其時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

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

唐史薛平傳有曰平為鄭滑節度使如河溢鄆于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永无水患

天下晨昏鍾聲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

必然不同自吳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
 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乃息越
 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轉成一百八台州
 歌曰前擊七後擊八十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
 後擊三聲三通轉成一百八又禁鼓一千二百
 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
 更鼓三百三十槌為一通千槌為三通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
 見而殞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以獸而祭

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

而搖落也螫虫感俯淮南子咸皆也俯垂頭也

此時寒氣肅凜虫皆垂頭而不食矣立秋十月

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如冰水

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凍土氣凝寒未至於拆

雉入大水為蜃雉野鷄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

註蜃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黑子又白蚌

子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

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

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島嶼月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為蛤明矣况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為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為蜃埤雅既曰似腰而大勝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

薄故凝而為小雪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冬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為冬也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鳥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閉死方休古人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為褐據此本陽鳥感

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无毛晝
夜鳴即寒號虫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
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錄作鴈亦恐
不然淮南子作鴉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
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
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蠹實馬薤也鄭
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况說文云荔似蒲而
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為香草附和
者即以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

也

按春秋玄命苞堯元年甲辰至洪武之戊申凡
三千七百三十一年神樞少按大運紹統自伏
羲至故元除借號不載外帶吳魏遼金閏位正
統至我

皇明渾一區宇君天下者共二百八十二年
載埴鼠僕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
騶乃文王囿名虞人之官之說又曰天子田獵
七騶咸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

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之決以不食生不踐
生為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于釣州而
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
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群
臣皆賦味之予觀夏公元吉賦序有曰猊目虎
身白質黑章脩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
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
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

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燼火生
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
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為阻
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
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為秀嶺山
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為樽節隄防水尅
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既濟成功火尅金金盛
則喜火尅是為鍛鍊全材金尅木木尅是為斧斤斷
削蓋因尅以為美此謂尅中有用故稱之曰制

者乃不拘於生剋之中也

申者折也言萬物剖折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
皆甲折乙言萬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
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
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於
戊是也巳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
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
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
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孽也

陽氣始萌孽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

寅音殯也音殯也音殯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音殯演於下

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
出巳巳也陽氣畢布已矣午忤也陰陽交相愕
而午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
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
熟戌滅也萬物滅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
也

管仲出而事功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玄作而

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義理
變而訓詁述作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事功
固有休於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於
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所志者科第而已士
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咕畢而已上
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為科第祿位訓詁
述變而為咕畢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
呼山夷而陸陸沉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
升之於夏有其志有其才而又有命也諸葛亮

之於漢有其志有其才而無其命也又得二人
焉曹操之於漢有其才而無其志張浚之於宋
則志有餘而才未足也操不足責若浚者豈非
君子所深與而重惜者乎天水中徵金源搆釁
徽欽遷而北高宗奔而南天下之勢如滄海橫
流莫之敢遏傾危者屈身於犬羊巽懦者捧首
而鼠竄浚以眇然儒者赤手障之脫圍城走維
揚奉命川陝視師江淮再貶而起以至於沒知
有君父之讐而不知有身知有國之廢興而不

知有生死其志何如哉然迹其平生僅能殄苗
劉摧麟倪而不能制吳乞買之命一戰富平盡
喪西土符离之潰訖無後功其才何如也故嘗
論之浚之學得其大者真見夫讐虜不可與共
天臣子之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其志光明
剛大可以掀宇宙麗日足非瑣瑣者比而才不
足以克之是以立朝則攻李綱沮趙鼎在師則
無以馭曲端制鄴瓊然其心固以爲忠而知弗
及高宗不察至屏之終身則過矣天下之變惟

志足以鎮之而才不與焉漢公孫弘之才優於
汲黯然寢淮南之謀顧不在弘而在黯誠以黯
招之不来揮之不去其志可憚也浚屢跛之餘
疑無足用然將士見之勇氣自倍雄傑如兀木
亦聞之動色何哉則以浚興復之志素著則帝
之志堅中國之氣張戎敵之謀沮不戰而勝形
矣夫蘊於方寸而可以幹天下志之用大矣哉
然則志立矣才可益乎曰奚而不可學以博其
知克己以擴其量取諸人以裨其不及古之用

天下者率如是浚之子賢足以及此而天不假年其又非命邪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夷妻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東園菜名頗稜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爲波稜

武帝問摯中治三日曲水何義曰漢徐肇三月初生三女三日俱亡村以爲恠相携水濱洗祓因流以盪觴東哲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泛酒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劍因立曲水

金吾仗爆槊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即幫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于竿

至道二年夏旱遣中使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隨其方設香再拜遣之王禹偁上言五

岳視三公御署祝板已踰禮典固无親書之禮
上曰成湯剪爪斷髮以禱桑林之社尚无所愛
矧為百姓請命豈於筆札有惜哉

括地圖云度朔山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
神一名鬱一名壘並執萐索以伺不祥之鬼繫
而殺之即無神荼之名

歲旦爆竹于庭世謂庭燎之禮非也神異經云
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
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炒有聲則驚遁遠去鞞

楚俗謂之施釣涅槃經謂之骨索

燕巢舍下有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猫所搏
食之雄啁啾久之方去別與一燕為匹哺食如
故不數日諸雛墜地宛轉而僵兒輩剖腹視之
則有疾藜子盈於嚔中蓋為繼室者所害

廬山有上霄峯可千仞上有古迹云夏時禹治
水時汨舟之所鑿石為竅繫纜其上其上有磨
厓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閣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

繼室之妬有如此耶

泥造塹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
塹以度凶歲

歷代宮室中有謔門蓋取張衡賦謔門曲謝也
謔別也以對曲謝非有定處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
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
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韓渥云窓裏日

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回
間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曲謂如熱時

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

載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之
肥而寡髯

天親竹有時出一番双竹

郭從義營洛陽發池得一器受五升餘体如綠

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傍有篆文曰仙臺秘

府冲小曰按杜陽雜記仙臺秘府武宗修和藥

餌之所

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无縫錦為被成賜名六合被

臘雪熟變春雪殺變

人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州十八人許敬宗乃得與蓋如摘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无濫

短啓出晉宋兵興之際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曰死罪死罪是制違令

故也

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故賀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為珮之至偽武性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陳晉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毋為禽獸所食則作彈弓以守

之故古人歌曰斷竹屬丸飛土逐害

祭以丁亥反覆自丁寧也辛自克辛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牽則寒在東井則暑牽

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

祀土地之主潤非所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

也五穀之長穀衆不可偏 祭故封稷以祭也

德至鳥獸白鳥下 白鹿見 白虎見 宴食

衣服有節則白雉至 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又妃房不備白雉應 天子孝妖孽消滅景雲

出遊 德至八方則祥風生

墨子云下酉日或乙酉日燒三歲白雞羽風立

止又燒燂皮風立止 蠃在地中似黑羊非羊若猪

食亡人腦栢木穿其首則死今人種栢墓上以

防其害也 淮南子云取灶前土持去令人不

思鄉

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忍置

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唐誥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周綾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縑帛者用

胡武中在真州嘗見火雹子墜地火滅劉原甫

云水沃愈熾以人火撲之即滅

魚秋分後不食

肥壤栽樹桃李

鹵地宜種林禽不宜栽桃

今世男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

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

小妻妾也

象營死三象具二膽果在足其一在足或言胆

隨四時在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黃皆輸內香藥

庫其肉斤肉理段段不相續屬味各不同舊說

象肉千味

中都縣西門榜曰講堂門父老言孔子為宰講

說之地

如莫為水水生木則青徐次之木生火則荆楚次

之上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賈涉

安

之為万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
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
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待談話間
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事一妾丞云惟所擇
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遂與去欣然許之
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生似道於縣治
賈丞校文它郡得謁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
丞廳後滿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
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用享富貴數十年咸

海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
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顛
覆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
得便還雖理宗度宗山陵無此之威

高 隋書元曹傳文帝常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

市中有補治故銅鉄器者謂之骨路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作為佛事必請親戚
婦人觀看王母別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

棒

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捧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
 肯前去花鼓捧者謂每樂舉則一僧以三四鼓
 捧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傳樂
 重兵在邊京師乃卑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
 不能反為軀害臂大於指屈身可使指大不使
 其臂且癢網四肢者骨也網大厦者棟也網天
 下者兵也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之足縮下下嘴謂
 藏其味於翼間

官不
 加日及街

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於官後使新舊相銜
 不斷故曰官銜

士子初登榮進士及第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
 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虎變為
 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

公府為公衙府門為衙門或云公門外刻木為
 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
 旗於上其義一也

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

之法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

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登

衡山近望如陣雲淞湘千里九向九背衡山九

疑皆有舜廟

李廣殺降卒七百人故不候虞翊殺降賊數百

人故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以嗚呼二君猶若

是則項羽坑秦卒二十萬白起趙坑卒四十餘人

獲罪于天又將若之何

劉向揚彪盡忠漢室而欲附王莽修為操謀和

諳盡聽於而超附桓以傾晉其父析薪其子非惟

弗克負荷又從而賣君父墮家聲僅取一時之

榮而不忠不孝之罪萬古莫掩哀哉

戰國四君無忌位陵為賢田文次之趙勝又次之黃

歇無足取無忌屈身以迎候瀛間步以交毛薛

恭近於禮忘身救趙納言如流信近於義趣駕

還魏敗蒙騫於河外不可謂不智也田文雖好

客納練而不擇威否招納亡命之徒為逋逃主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勝有一毛遂而不識歇相楚餘三十年以姦固位進李園之女弟以圖楚國亂人苗裔損非其命天實假手非當斷不斷之不幸也宜也

張司封廟號昭既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

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襍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上一重鄧禹居首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馮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悞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
大者如斗其體質堅硬礮造費工若南瑪瑙產
大食等國色正紅而無瑕可作杯筆器具生西
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湏間以紅色如珠絲者
為妙若靈夏水沙羗地磧中間得之者尤奇有
栢枝瑪瑙如質水玉上有枝葉儼如栢枝又有中
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
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綠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
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光彩倒視之則若凝

血蓋一物而有兩色也出西羗砂磧中世不多
見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大產者可作屏障卓
面等用實一石爾

東帛則卷于二端五疋

古碑 往往有孔者蓋貫緯之遺像前漢碑極
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
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

傀儡子起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
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

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宋朝王
詔開熙河之後亦以舞逐鼓使諸羗出觀遂破
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
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
馬舞或象驚鴻或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
也有健舞軟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渭
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
慶壽錫燕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
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

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躩蹄
皆應節奏唐晏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
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
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建康辱井今隣法寶寺近行宮中以後主嚴華
貴嬪共縛沉其中故以辱名世傳二妃墮血淚
漬石闌故石翳猶臙脂禱以香幣以帛拭之尚
有紅紫色故俗亦稱臙脂井建康二真仙祠蓋
張孔二人也

馬洵字巨濟為狀元乃劉元城取洵不修門生
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為
座主豈可為他門生噐之大服
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也猶曰
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昧相襍也遲明即未及乎
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既也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
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
師古曰劉歆七畧云商與孟抑俱待詔頗序列

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
褚先生也

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
有愿從者而三良亦在愿中耳

李公常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塩利既至值
戍卒竊發為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貫為
賞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
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
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

國朝家範 卷一
之因是密上言曰李其擅興盜用官庫物以
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掬之獄
其急垂飢虎口爾夫人聞乘步輦直詣朝門俟
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
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
怨淒淒若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
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為論雪之且言有妻
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上聞之駭
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

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
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歸北虜既歸私第憂
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坐獨久之夫人請夫如
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
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又小涕泣
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无使絕域乎若然不
當效兒女輩啼泣耶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
送東丹喪東丹朝拜密害之北戎已知矣某不
憚遠役念此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計

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

送

行厚賂戎主左右及獻虜主萬金必歸非

惟速歸煎熟厚得回禮

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為私禮者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名馬百餘疋別賜駝馬百餘疋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迂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師縮在永興時使主赴判思縮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百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

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稍思縮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其比不言夫人問湏言之思縮者雖賊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泣下有朕迹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嘶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縮之妻來叅夫人厚以衣服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縮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

免禍終以計勸思縮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
知公名與之歸判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
也

司馬遷不會

果實不過三品殺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為
儉則步供簡則步繼也命之曰真率會文潞公
時以大尉守洛求欲附名於會而溫公不許為
其貴顯一弗納也一日潞公伺其為會戒中厨
具盛饌直往造馬溫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
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一時之盛事也亦曰真率

後溫公語人曰吾不合放此人入來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
著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說孔子言
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諸老聃
司馬遷史記孔子傳後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
言語孔鮒作家記者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
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

埤雅謂雉性如壘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
以一雉為長

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

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殺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殺死守封疆之臣

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曰賤妾為姬也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

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

觀之義也由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闕旁高處也亦雅飾觀為闕孫炎曰官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決去疑事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藏書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

鐸鉞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

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為鄼侯

楊州天長道中有大冢土人呼為琉璃冢
馬氏嬾真子錄辨為漢廣陵王劉厲後人誤以
劉為琉璃爾又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
下馬陵詭呼為蝦蟇陵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東吳王可太元簡甫集著

事理二

趙汝墓書問對或問墓地之說理有之乎對曰
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墓書至矣問曰墓書
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
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
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
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

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墓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略如今墓書尋龍提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未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墓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墓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墓書曷世所有然自

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災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竒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墓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

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墓地之理在馬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蓋也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旃刻今其物餘種蓋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貴嬪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為馬形鼠尾皆具背為大穴用踞之以洩獸子作馬形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下伏侶鬲有鬻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為然今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乃若槩指凡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葬壓龍角其棺必斲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為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出車入輦乃招蹙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

國事彙編卷之二
與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越尊見采於夏而吳尊則見思於秋

元延祐間佛晁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為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為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墳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辭指稱嘆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

妙也

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此與崖山墜木之白鵝正相類

猴詩謂之孫性躁而多知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而走救火於是群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水經曰涇陽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

帝堯陶唐氏陵在蘆泉山之麓史記堯葬於濟陰東平濟東國也

朱喜窮理致極精微乃堊其考妣異處

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 誰之吾誰之君神公

道教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身而為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併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放其所為

遂尊老子為王清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蓋放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

崔浩傳已言寇謙之繼陵為天師豈天師初只泛號至唐始定封耶

僧人有妻曰梵嫂曰房老

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斃損壞不復有靈亦是這此氣過了

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寬衣服亦有寬耶

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谿為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

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

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後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於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道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槩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為忍人矣又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人所必有者也槩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為棄物矣

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姜穆姬乃婦歿後宣姜所出今人名醞之滴薄者為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

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膏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群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為飲茶之証予閱

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
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
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
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
於吳時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末樂初始有
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馬耳至倭國
以充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

供用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
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時亦鮮矣

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
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
以為族葬者雖鬼神之應无及於人而盛衰之
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
視委之腐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坏
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悞解
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

得失見於目前而墓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裡精粗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墓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辯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則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蘊與文學之源委邃古之初萬物之原陰陽方

伎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執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著龜水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汾子常書于東山精舍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

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
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
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
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柰何者
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
而言其自然之應耳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
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
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
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民者又豈有所歆羨期

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
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
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
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
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
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
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
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
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

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蔽鬼於幽以順
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
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求命歸于
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
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
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
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
教矣豈非賢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
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

而前輩為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
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柰何對曰聖人
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
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
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
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化化者無有窮
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
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
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

有一於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將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是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太謬者六畜之生不同

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鄧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

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覲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

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其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

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
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
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
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
窺利之一端

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
之大儒已歷詆其謬矣自今之學士大夫尚崇
信而不為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
之心固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類有
泚乃歸反標裡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為善
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
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聖周葬焉又
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
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
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乎風水環聚山川形勝
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卧
且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

其體魄此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緣之以窺利不孝之事莫大於此故今之擇地者取其方向之宜土脉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也何也使葬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隴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

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馬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註以闔為闔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馬不出門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踈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吊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

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

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吊其孤亦可也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蓋人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瑩域未必南向何如

曰 葬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

陽負陰正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偏向者可

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男女之合

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

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而同槨今

也葬以及高異槨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

力之不能耐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

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

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而遷

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冠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也歛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閉精靈於沉冥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情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

夫君子之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之聲不絕於口也居廬寢苦不離於殯宮也練而聖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家也才可以舒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避也事變之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年

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為準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各為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爽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嫂可以為位而哭謂推而遠之乎謂避嫌疑乎不然是子思之犯禮矣推此義也雖制服亦可也唐魏氏徵議曰禮繼父同居者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

非有骨肉之親止以同爨之義為之制服耳今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語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制報可矣哀帝考恭王而當為成帝後何也曰禮以義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後則恭王之嗣絕矣傷倫害義不可以訓也况兄終弟及三代達禮弟亡則伯終姪及倫序之次也謂之繼統可也為

後不可也然則成帝之嗣不幾於絕乎曰兄弟之近皆祖之正脉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絕者視之若有間矣以祖視之皆一脉之傳矣况承位則統不絕承廟則祀不絕比之一子為人後而突然絕其父嗣者其相去輕重之差豈止鈞兩而已哉故曰繼統可也為後不可也曰天子之禮與臣民殊故大統為重而父子可略也曰此豈君子之言哉王者所以風化天下者也身教以道而天下尚有畔於倫義之失身率以孝

而天下猶有棄其親長之人况背於道義而欲

正人者乎今有一臣焉於其父乃孤子也忍舍

其父之貧而出繼於伯叔之大家其與諸侯絕父而繼大統也何殊斯人也忘親而利已也較然矣鄉黨必詈之朝廷之上必殛之孰曰不可者在臣子則咻以為非在朝廷則安以為是又豈公天下之論哉曰假宗人以相繼或俟支子之生無乃不可乎曰已反棄之而使他人攝之因心之愛終乖矣育庶非可期蒸嘗非可待而霜露之感亦忍矣故曰繼統可也為後不可也

然則後支子何如曰喪服傳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是於本生父母無絕道也何也所後者於本生父母有大小功總麻焉有五服之外焉而服必斷以期者是非計所後者之親疎而為服紀也使即以伯叔族人例之豈聖人制禮之義哉故稱本生父母禮也然則尊而祀之何如曰子不可以臣父國有適子祭統之所屬尊崇之而祀之國不干乎大統之祭禮也曰既後之而復尊之不幾于二本乎曰非是之謂也所後

者稱曰父母喪以三年義權有所奪也所生者稱曰本生父母喪以期天性不可泯也會是以為二本乎

小宗入承大統者有三義焉有繼體者有繼統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比之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久而後立之是以祖宗之統不可不傳求賢而置之者也是曰繼統光武國祀已絕崛起民間以返漢祚是曰繼興英宗繼體且國有餘子以嗣

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繼統非武昭授之雖能考乎親而不知尊則失之踈光武無所籍於先君者宜祖高帝建四親廟而追尊乎祖考矣乃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而不帝則失之繆由是言之一子不後哀與宣同追而尊之夫豈不宜故曰禮也曰何以稱謚曰恭皇帝恭皇后盡之矣去其定陶可也言大號不可以小冠也曰何以祀曰定陶無餘子矣別廟於京師而帝祭之不干乎祖宗之昭穆亦禮也不然恭王之祀斬矣而可乎此以禮之變者處之庶於一子不後之義不爽而天性之親不至棄絕實萬世禮義之大防也

按太祝辯九摻

古拜字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

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摻六曰凶摻七曰奇摻八曰裒拜九曰肅摻注以拜頭至地為稽首拜頭叩地為頓首拜頭至手為空首今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

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而稽留也
 頓首者首頓于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
 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
 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
 故為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
 謂王動色變為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
 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
 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為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
 下者言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

也奇讀為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賓拜洗
 拜告旨拜執爵興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
 其入也一拜嘗為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一拜
 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哀讀為報謂再拜義未
 詳肅拜一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
 卻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是也鄭注謂持犢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
 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
 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

者也奇哀者以數言者也

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為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按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婚禮婦人扱地即手拜也蓋夫人以肅拜為常雖君

賜亦止肅拜而受婚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為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字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伸腰再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為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婚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為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

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不下手可也若如家
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
倒置居然鬼方蠻狃之俗可耻甚矣司禮教者
不可不辯

隨所處而安曰安土隨所事而安曰樂天仲尼
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安土之謂也見陽貨見南
子樂天之謂也

向月孰摩其蛤蜊則水生謂之方諸向日孰摩
其鑑則火生謂之陽遂相去甚遠而相感甚速
精之至此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
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
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於他鄉者必有
旌節是必以過惡而忘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
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
過所在而言

祭彤為太僕徙光武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
路謂左右曰此太僕吾之禦武也

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
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

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
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
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于公宮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
孟之忠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
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
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
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羆

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
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
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
來提此尚書太傅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
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
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刻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

美

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撫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闕天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

宋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常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昌黎我有雙飲醜其銀得朱提見漢至朱提衣八兩為一流注朱提屬犍為乃色名也

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綴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

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貪取故其教活儒有揮千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高注

名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
粹。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強而止
故抑。儒順而用故活。

先儒謂雪花六出應陰數也。不知孰使應之亦
雪自應之有所離鑊者乎。此論涉有作用非出
自然故僕著其所以皆由勢所必至數出天成
黜彼應字乃合至道。今日春雪五出此亦禪說
瑣語。烏足憑信。僕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
觀。並皆六出五出者。又矣。附之妄談矣。想間有

五出者耳

顧後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費。經義以崇經學
存之以益治可也。

申鳴趙苞徐庶敵執其親同也。而處之異何如
曰。白公國賊鳴主兵者。義不得周於親也。庶周
旋玄德。非迫大難。可以去而一母也。鮮卑寇鈔
非爭城危主之敵也。苞遽進戰。何居緩戰以圖
生其母可也。

母黨不二服。重所自出也。為繼母黨。袒免以喪

之可也為前母之黨亦如之義不可已也母出猶為其黨服以母子無絕道也

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况持父服既終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女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生子以嫁母期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絕安不得同也反而附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于禮犯義自汙其親者也

仁和縣圖經出索箭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礮玉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

擁劍如彭蜺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瀆重者用之瀆浮

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
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瀾更薄即蓮
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
之瀾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半則二物俱沉
淋下瀾水或以他水襍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
蓋之於中掠去而上水至旧處元瀾盡在所去
者皆他水或甑單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分矣
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單不能救鹽池之瀾即
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單竹數條炙

之著其中則汁便淡

鹽官湯村用鉄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
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
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鉄則黃色為嫩青
白為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
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以近海水鹹故
爾

青州圖經臨淄縣冢墓門云三士冢在縣南一
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

祆 軒

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蚕言蚕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蚕之綿

火祆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

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 國號蘇魯支有

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

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

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其國

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

牧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

有 說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

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為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

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

南滇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

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琴

雷氏斲琴多在峨眉无為雲 三山

近見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

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

字恐甲午字誅也

魚皆逆水上

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

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酒謂之歡伯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

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

黃魚河圖云河伯姓吳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為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熟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熟唐昌觀玉藥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仙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乃十方位持耳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胆在四足今山海經无此語象膽遲四時在足是見酉陽雜俎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

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云檢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蕊子為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着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余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暖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無燃香燠手或以香木散行謂之行香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系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二體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

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文并書四環可讀俗不知以為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錢上有甲痕馬凌璠唐錄政要以為睿皇后是時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

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
懷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
號偶相合耳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狀虎首人身四
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湔裙水上之語北史竇太
母夢風雷有娠基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
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
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

尉

古法遇如此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臘不可在
十二月也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聞登州
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夫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
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田北洋水極險
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

名山記云松有兩鬚三鬚五鬚者言如馬鬣形
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

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

古曰名今曰字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峰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閩蜀同風腹中有虫

西王山是玉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

嘯蓬頭戴勝是也天之屬

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戍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山西名言將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鼻及之嘗與居處沽用六着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着行六棊故為六博以筮籥作着象牙為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着十二棋也

望帝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
鷓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鷓之鳴即曰望帝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
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斷裂尤多瑕疵
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
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岩石皆沙壤相
雜无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粗然中巖又勝上
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无瑕
然止是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

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歛石
龜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
相間極大者為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中无瑕
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
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泣其偶曰何
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
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昔
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

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句踐攻吳諸侯
 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
 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自
 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引此事大夫跋跬我心
 則憂極有義味與列女傳織室女事大同小異
 由來皆臣季氏夫子何以逆知求之罪蓋為兵
 謀者必先聚斂也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